

阿 来

余秋雨

贾平凹

迟子建

中国散文学会 评选

刘心武

池 莉

2009

中国散文 排行榜

林 非

安妮宝贝

阎连科

周 明 王宗仁 —— 主编

周大新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散文学会评选



2009

中国散文 排行榜

周明 王宗仁 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中国散文排行榜/周明,王宗仁主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39-2237-6

I. ①2… II. ①周…②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5940号

2009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散文学会评选

策 划:张秀枫 张 明

主 编:周 明 王宗仁

责任编辑:胡 嫒

特邀编辑:文 欢

版式设计:齐物秋水

出 版 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100124)

发 行 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电话:010-673923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 张:24

字 数:330千字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978-7-5639-2237-6

定 价:38.00元

声明:本书未能联系到的部分文章作者,请与中国散文学会董彩峰女士接洽,
电话(010)66112612。

目 录

200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大地的语言.....	阿 来	001
悲哉，上将军.....	耿 立	009
门 孔.....	余秋雨	022
父亲的树.....	阎连科	033
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	桑 麻	036
从棣花到西安.....	贾平凹	046
庭 院.....	格 致	049
第五十位是民工.....	肖亦农	065
红裤带.....	乔忠延	070
哭孩子.....	塞 壬	073

2009年中国散文佳作（排名不分先后）

那一代人已渐行渐远.....	赵 锐	078
从前的树.....	蔡勳建	088
陪母亲逛街.....	赵钧海	095
让爱在灰烬里重生.....	吴光辉	099
丢 失.....	宁 明	107
能不忆金镜？.....	阎 纲	115
真 人.....	舒 乙	124

——冰心辞世十年祭

美酒飘香.....	谢雪畴	134
茅盾先生二三事.....	周 明	140
谁在唱.....	刘心武	145
达赖出逃.....	王宗仁	152
手艺人.....	李清明	167
一种声音找到了它的喉咙.....	夏 榆	173
渡过长江去.....	林 非	181
巴老，我的神.....	叶文福	185
吴承恩与蒲松龄.....	石 英	193
面包房.....	肖复兴	197
上井冈.....	王剑冰	200
双头鹰的国度.....	刘上洋	202
买酒记.....	池 莉	210
清 扫.....	安妮宝贝	214
人格大师季羨林.....	韩小蕙	221
“野味”的相思.....	耿林莽	228
动荡和游离.....	姚雪雪	231
北川的年（外一篇）.....	杜文娟	235
无情岁月悠闲过.....	王本道	237
千年悔痛：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	顾伯冲	240
秋天，我在故乡留下几个脚印.....	马建绪	246
生命的季节.....	辛 茜	250
悲壮的九宫山.....	任 蒙	254
后 路.....	蒋建伟	259

“歌德与缺德”风波事件的前后.....	尧山壁	265
乌 鸦.....	杨永康	272
鹿皮袋里的劈柴.....	迟子建	278
那一年，我和苏三.....	崔东汇	281
杏树下的狗.....	连 谏	285
老 屋.....	朱法元	298
朔风昨夜过茶林.....	高凯明	301
伤手足.....	吴克敬	311
活在豫鄂交界处.....	周大新	320
女人的荷.....	红 孩	326
澳门，我并不了解你.....	张守仁	330
萧红故里.....	季红真	335
九一八，九一八.....	王充闾	342
生日与哈达.....	丹 增	353
河床，在时间的岁月中.....	陈启文	365
大学三十年记.....	唐 涓	375

大地的语言

阿 来

1

朋友来电话，招呼去河南。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从机场出来，上高速，遥遥地看见体量庞大的郑州市出现在眼前。

说城市体量庞大，不只是出现在视线中那些耸立的高大建筑，而是说一种感觉：那隐没在天际线下的城市更宽大的部分，会弥散一种特别的光芒，让你感觉到它在那里。声音、尘土、灯光，混同、上升、弥散，成为另一种光，笼罩于城市上方。这种光，睁开眼睛能看见，闭上眼睛也能看见。这种光吸引人眺望，靠近，进入，迷失。但我们还是一次次刚刚离开一座城市就进入另一座城市。重复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体验：在不断兴奋的过程中渐渐感到怅然若失。我们说去过一个省，往往就是说去省会城市。所以，此行的目的地我也以为就是眼前已经若隐若现的这个城市。汽车拐上了另一条高速路，这时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下面的周口市，再下面的淮阳县。

还在车上，热情的主人已经开始提供讯息，我知道了将要去的是一个古迹众多的地方。这些古迹可不是一般的古迹，都关乎中华文明在黄河在这片平原萌发的最初起源。这让我有些心情复杂。当“河图”“洛书”这种解析世界构成与演化的学问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我的祖先尚未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现隐约的身影。所以，当我行走在这片文明堆积层层叠叠的大地之上时，一面深感自己精神来源短暂而单一；一面也深感太厚的文明堆积有时不免过于沉重。而且，所见如果不符于想象时，容易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

我愿意学习，但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不大愿意去那种古迹众多的地方。那种

地方本是适于思想的，但我反而被一种莫名的能量罩住了，脑袋木然，不能思想。这也是我在自由行走不成问题的年代久久未曾涉足古中州大地的原因吧。

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

在那些古迹众多之地，自然往往已经破碎，总是害怕面对那种一切精华都已耗竭的衰败之感。更害怕大地的精华耗竭的同时，族群的心智也可怕地耗竭了。所以，此行刚刚开始，我已经没有抱什么特别的希望。

2

行车不到十分钟，就在我靠着车窗将要昏昏然睡去时，超乎我对河南想象的景观出现了。

这景观不是热情的主人打算推销给我们这群人的。他们精心准备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文化菜单，而令我兴奋的仅仅是在眼前出现了宽广得似乎漫无边际的田野。

收获了一季小麦的大地上，玉米、无边无际的玉米在大地的宽广中拔节生长。绿油油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在细雨中吮吸。这些大地在中国肯定是最早被耕种的土地，世界上肯定也少有这种先后被石头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和今天燃烧着石油的机具都耕作过的土地。人类文明史上，好多闪现过文明耀眼光辉，同时又被人类自身推向一次次浩劫的土地，即便没有变成一片黄沙，也早在过重的负载下苟延残喘。

翻开一部中国史，中原大地兵连祸接，旱涝交替。但我的眼前确实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大地，这片土地还有那么深厚的肥力滋养这么茁壮的庄稼，生长人类的食粮。无边无际的绿色仍然充满生机，庄稼地之间，一排排的树木，标示出了道路、水渠，同时也遮掩了那些素朴的北方村庄。我喜欢这样的景象。这是令人感到安心的景象。

如今是全球化城市化时代，在我们的国家，数亿农民耕作的田野，吃力地供养着越来越庞大的城市。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尽管厨师也可以把窝头变成蛋糕，并把巧克力蛋糕做成高级住宅区的缩微景观，一叉，一座别墅，一刀，半个水景庭院。那些

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能把人本不需要的东西制造为巨大需求的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但他们好像一心要让人们忘记大地。这个世界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在告诉人们，重要的不是大地，重要的不是大地哺育人类那些根本的东西。

一个叫利奥波德的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质疑过这种现象，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只发展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一种人与财富关系的伦理观念。并认为这种观念大致构成两种社会模式，一种用“金科玉律使个人与社会取得一致”，一种则“试图使社会组织与个人协调起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观”。

伦理观是关乎全人类的，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一切社会规则以全体人类利益为考量的世界上。现在的价值体系中，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资源。人是资源，土地也是资源。当土地成为资源，那么，在其上种植庄稼，显然不如在其上加盖工厂和商贸中心。这个体系运行的前提就是，弱小的族群、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

农业需要作出牺牲，土地产出的一切，农民胼手胝足的劳动所生产出的一切，都是廉价的，因为有人说这没有“技术含量”。几千年才培育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农作物没有技术含量，积累了几千年的耕作技术没有技术含量。因为古人没有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去注册专利。玉米、土豆在几百年前从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传入了欧洲与亚洲，但墨西哥的农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离井背乡，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只为了从不得温饱的土地上挣脱出来，到城市里去从事最低贱的工作。我曾经在墨西哥那些被干旱折磨的原野上，在一株仙人掌巨大的阴凉下黯然神伤。我想起一本描述拉丁美洲如何被作为一种资源被跨国资本无情掠夺的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如果书名可以视为一种现实的描述，那么，我眼前这片原野的确已经流尽了鲜血。眼前的地形地貌，让我想起胡安·鲁尔福的描写乡村破败的小说《教母坡》中的描述：“我每年都在我那块地上种玉米，收点玉米棒子，还种点儿菜豆。”但是，风正在刮走那些地里的泥土，雨水也正冲刷那些土地里最后一点肥力。

今天，在远离它们故乡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见一望无际的玉米亭亭玉立，茎并着茎，根须在地下交错，叶与叶互相摩挲着絮絮私语，它们还化作一道道的绿浪、把风和自己的芬芳推到更远的地方。在一条飞速延展的高速公路两边，我的视野里始终都是这让人心安的景象。

转上另外一条高速路，醒目的路牌标示着一些城市的名字。这些道路经过乡野，但目的是连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乡村身上的吸管。资本与技术的循环系统其实片刻不能缺少从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质的支撑。但在这样的原野上，至少在我的感觉中，那些城市显得遥远了。视野里掠到身后，以及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农耕的连绵田野。

我呵气成雾，在车窗上描画一个个汉字。

这些象形的汉字在几千年前，就从这块土地上像庄稼一样生长出来。在我脑海中，它们不是今天在电脑字库里的模样，而是它们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的模样，刚刚被刻在甲骨之上的模样，刚刚被镌刻到青铜上的模样。

这是一个个生动而又亲切的形象。

土。最初的样子就是一棵苗破土而出，或者一棵树站立在地平线上。

田。不仅仅是生长植物的土壤，还有纵横的阡陌、灌渠、道路。

禾。一棵直立的植株上端以可爱的姿态斜倚着一个结了实的穗子。

车窗模糊了，我继续在心里描摹从这片大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些字。

麦。黍。瓜。麻。菽。

我看见了那些使这些字具有了生动形象的人。从井中汲水的人。操耒犁地的人。以白春谷的人。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

眼下的大地，麦收季节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前才来到中国大地上的玉米正在茁壮生长。那些健壮的植株上，顶端的雄蕊披拂着红缨，已然开放，轻风吹来，就摇落了花粉，纷纷扬扬地落入下方那些腋生的雌性花上。那些子房颤动着受孕，暗含着安安静静的喜悦，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待秋风起时，就会从田野走进了农家小小的仓房。

就因为在那让人心生安好的景色中描摹过这些形状美丽的字眼，我得感谢让我得以参加此次旅行的朋友。

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们到达了周口市淮阳县。我是说到达了淮阳县城，因为此前，已经穿过了大片属于淮阳的田野。让人心安的田野，庄稼茁壮生长的田野，古老的，经历了七灾八难仍然在默默奉献的田野。还未被加工区、开发区、新城镇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田野。

4

没想到此地有这么大个还活着的湖。

我说活着的意思，不只是说湖盆里有水。而是说水还没有被污染，还在流动循环，晚上，住在湖边的宾馆里，浏览东道主精心准备的文化旅游菜单，就可以闻到从窗外飘来水和水生植物滋润清新的气息。

有了这份菜单上的一切，淮阳人可以非常自豪，对我而言，不要菜单上这一切的一切，我也可以说我爱淮阳。爱窗外广大的龙湖。爱曾经穿越的广阔田野。爱那些茁壮生长的玉米。想着这些的时候，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是世界性粮食危机的消息。其实，不要这样的消息佐证，我也深爱仍有人在勤勉种植，仍然有肥力滋养出茂盛庄稼的田野。但这样的消息能让人对这样的土地加倍地珍爱。

席上，主人向我们介绍淮阳。太昊。伏羲。神农。八卦。陈。宛丘。虽然肉体不是华夏血脉，但精神却受此文明深厚的滋养，但我更愿意这种滋养是来自典籍浩然的熏染，而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地点去凭吊或膜拜。饭后漫步县城，规模气氛都是那种认为农耕已经落后、急切地要追上全球化步伐的模样——被远处的大城市传来的种种信息所强制、所驱迫的模样。是一个以农耕供养着这个国家，却又被所忽视的那些地方的一个缩影。

晚上，在宾馆房间里上网搜寻更多本地资讯。单独的词条都是主人热心推荐过的，就是在本地政府网站上，关于土地与农业介绍也很简略，篇幅不长可以抄在下面：

淮阳县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海拔高度 50 米，东南海拔高度 40 米，……全县总土地面积 220.18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177.32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80.53%，土壤主要有两合土、砂土、淤土三大类。土质大都养分丰富，肥力较高，疏松易耕，适于多种农作物和林木生长。县境内地势基本平坦，但由于受黄河南泛多次沉积的影响，地面呈“大平小不平”状态，造成了许多面积大小不等深度不一的洼坡地，其面积约 48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27%。这

些洼坡地昔日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雨后一片明，到处是蛙声”，十年九不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对洼坡地连年进行治理，现已是沟渠纵横交错，排水系统健全，历史上的涝灾得到了根治，昔日“十年九不收”的洼坡地已变成“粮山”、“棉海”。

正是这样的存在让人感到安全。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土地不可能满布工厂。中国人自己不再农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施舍给十几亿人足够的粮食。中国还有这样的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感到心安。国家有理由让这样的地方，这样地方的人民，这样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仍然维持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而感到骄傲，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标的相对滞后而气短。让这些土地沐浴到更多的政策性的阳光，而不是让胼手胝足生产的农民都急于进入城市，不是急于让这些土地被拍卖，被置换，被开发，被污染，并在其耗尽了所有能量时被遗弃。

我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其实，就是引用这句话也足以让人气短。我们人口太多，没有什么人拥有宽广的农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森林供应木柴燃起熊熊的火炉。更令人惭愧的是，这声音是一个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发出来的，而如今我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么多精英却只热衷传递那个国度华尔街上的声音。

我曾经由一个翻译陪同穿越美国宽广的农耕地带，为的就是看一看那里的农村。从华盛顿特区南下弗吉尼亚常常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伫立在高速公路的护坡顶端，浩荡急促的车流在他们视线里奔忙。他们不会急于想去城里找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他们身后自己的领地那么深广：森林、牧场、麦田，相互间隔，交相辉映。也许他们会想，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奔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他们的安闲是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东西时那种自信的安闲。就是不远处，某一座小丘前是他们独立的高大房子，旁边是马厩与谷仓。在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两岸，那些农场一半的土地在生长小麦与大豆，一半在休息，到长满青草的时候，拖拉机开来翻耕，把这些青草埋入地下，变成有机肥让这片土地保持长久的活力。

就是在那样的地方，突然起意要写一部破碎乡村的编年史《空山》。我就在印第安纳大学旅馆里写下最初那些想法。看到大片休耕的田野，我写道：“这是在中国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

在那里，我把这样的话写给小说里那个故乡村庄：“我们租了一辆车，从

六十七号公路再到三十七号。一路掠过很多绿树环绕的农场。一些土地正在播种，而一些土地轮到休息。休息的地开出了这年最早的野花。”

从那里，我获得了反观中国乡村的一个视点。

我并不拒绝新的生活提供的新的可能。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城市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关于明天，关于如何使当下生活更为成功更为富足的那些新的语汇，总是使我们失去内心的安宁。城市制造出来了一种蔑视农耕与农人的文化。从城市中，我们总会不断听到乡村衰败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会比股指暂时的涨落更让人不安。我们现今的生活已经不再那么静好简单了，以至于很多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字来指称，而要组成复杂的词组。词组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全球化。这个世界的商业精英们发明了一套方法，把将要推销的东西复杂化，发明出一套语汇，不是为了充分说明它，而是将其神秘化，以此十倍百倍地抬高身价。

粮食危机出现了，但农业还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饿死人了，首先饿死的多半是耕作的农民。比如，我们谈论印度，不是说旱灾使多少农民饿死，多少农民离乡背井，大水又淹没了多少田野，对于这个疯狂的世界，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概率事件。媒体与精英们最热衷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又为欧美市场开发了多少软件，这些软件卖到了怎样的价钱。不反对谈论软件，但是不是也该想想那些年年都被洪水淹没的农田与村落，谈谈那些天天都在种植粮食却饿死在逃荒路上的人们？或者当洪水漫卷，国家机器开动起来救助一下这些劫难中的供养人时，城里人是不是总要以拯救者的面目像上帝一样在乡村出现？

5

平粮台。

这是淮阳一个了不起的古迹。名副其实，这是一个在平原上用黄土堆积起来的高台。面积一百亩。被认定为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从那么久远的古代，原始的农耕就奉献出所有精华来营造城市，营造由自己供养，反过来又慑服自己的威权了。这个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的城市的雏形如果真的

被确认，无疑会在世界城市史上创造很多第一，从而修正世界城市史。几千年过去了，时常溢出河道的黄河水用巨量的泥沙把这片平原层层掩埋。每揭开一层，就是一个朝代。新生与毁灭的故事，陈陈相因，从来不改头换面。但这个高丘还微微隆起在大平原上。它为什么不仍然叫宛丘，不叫神农之都，却叫平粮台？是不是某次黄水袭来时，人们曾经在这个高地储存过救命粮食，放置过大水退后使大地重生的宝贵种子？在这个已然荒芜的土台上漫步时，我很高兴这片土地仍然具有生长出茂盛草木的活力。那些草与树仍然能够应时应季开放出花朵。草树之间，还有勤勉的村民开辟出不规则的地块，花生向下，向土里扎下能结出众多子实的枝蔓，芝麻环着节节向上的茎，一圈圈开着洁白的小花。人类不同的历史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的奉献却是一样。我记起在俄罗斯的图拉，由森林环绕的托尔斯泰的庄园中，当大家去文豪故居中参观时，我没有走进那座房子，看干涸的墨水瓶、泛黄变脆的手稿。我走进了旁边的一个果园。树上的苹果已经收获过了，林下的草地还开着一些花。淡蓝的菊苣，粉红的老鹳草，再有就是与中国这个叫平粮台的荒芜小丘上轮生着白色小花一模一样的芝麻。人操持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质朴，诚恳，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选自《人民文学》2009年1期）

悲哉，上将军

耿立

也许，理解张自忠将军，需要这个民族的成熟，他孤独的面影常让人心疼。这不是平常任谁都能完成的一个悲剧，这也不是任何一个肩头都能担当得下的沉重，悲剧之深，误解之深，血泪之多，坎棱之多，让人想到身受磔刑、寸肉被百姓啖吃的督师袁崇焕。这是大悲剧时代众人调制的酒，被他独斟独酌，也许酒性太烈，稍一沾唇，就使人肝胆碎裂，但你却又找不到应谴责谁，应追问谁，四周如重重的幕帐。

那是数年前的一个秋日，为了写作赵登禹将军，在将军故宅旁低矮的土屋里，采访一眼睛混浊的29军老兵，我提到了29军的“骨头”，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吕秀文，师长赵登禹、张自忠都是山东人，在倭寇面前是有种的山东汉子，铁骨铜声。那个老兵喃喃地说了句：张自忠是汉奸，后来才成了烈士。说毕，摇头，那时夕阳在老人的眼睛里一片混茫，如省略掉的语言。

老人的声音震撼着我，有一种痉挛般的痛楚。将军殉国多年，而汉奸一说再次把我推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处境——选择担当的痛苦，并没有被这个民族所消化所理解。我不是为汉奸辩诬，对汉奸这个空洞的词，我私下里是常怀警惕的。鲁迅先生当年，也曾被所谓的愚氓爱国者目之为汉奸，背负着堕落文人的恶名。民族的赤子和挚爱者，在汉奸的血污里纠缠，令人感慨莫名。

我想到了汉朝的李陵，李陵将军就是因为没有战死而被俘，就成了汉奸了。司马迁挺身为之辩诬，也落得了腐刑的下场，含垢忍辱。汉奸这个词是带电的，人一触碰，或者累及身家性命成灰成齑，或者青史骂名，横横竖竖地在草纸上爬满诋毁。

记得也是二战时期，日军攻陷东南亚，麦克阿瑟乘坐小船逃逸，而一位负责掩

护的将军却不幸断后做了俘虏，备受折磨。日本溃败后这位伤痛累累的将军走出战俘营，麦帅伸出双臂拥抱他亲吻他。日本帝国在密苏里战舰上签署协议投降的时候，麦帅当着全场所有将军、元帅的面把签字笔送给了这位被俘的将军，当时掌声雷动，如此的举止对我们国人来说有点陌生，陌生得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是真实。它真实得令人呆痴，但你无法矢口否认它。由于历史有意无意地遮蔽和钳制，这里面藏着我们文化没有的东西，被俘并不耻辱，他们一样为国家吃了许多苦，国家应低首感谢这些受折磨的孩子，欢迎这些孩子的归来。而我们呢？投降就是贪生怕死，是民族败类……

时代无情，常常总是牺牲和误解它最优秀的儿子。也许从这个角度理解张自忠将军，感受张自忠将军，能一窥他悲凉的心绪吧？

张自忠是1936年6月赴任天津市长的。为了钳制拉拢宋哲元，把华北从中国划出去，1937年3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哲元组团访问日本，一切费用由日本人支付。宋哲元面有难色，他要是作为一把手去的话，日军就会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和煤矿什么的各种权益，于是宋哲元就委派张自忠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日方要挟张自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勃然而起断然拒绝，拂袖退出提前归国。“七七”事变后，随着佟麟阁、赵登禹血洒沙场，宋哲元7月28日率29军撤退到保定，并决计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都由张自忠全权代理。

当晚九时，枪声稍歇，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临别，张自忠黯然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语言沉痛，但沉痛里自有一种担当在，将军让人追溯到了古之中国的烈士之风，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度，使我心中悲慨地回旋着两千年前李陵的那些句子——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为了避免炮火下生灵涂炭，这委屈是那样的悲凉锥心。在不可知的朦胧前途中，古都北平的红墙灰瓦，在炎热的炙烤下，却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凝。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明知是汤镬油锅，自己跳下掀起的巨浪会把自己浇死，但仍要跳。四周是比汤镬油锅还烈的日本人和亲近日本人的鹰犬，我们怎样才能还原张自忠将军独处虎狼丛中的心态？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

李陵写的四言诗如低回的长调，呜咽在我的纸上笔端。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在国家危亡之际，真是旋转如秋风里的飘蓬、雨幕下的蜡烛，说不定哪阵风，哪阵雨，蓬萎烛灭啊，是为李陵将军悲，还是为张自忠将军悲？尽管张将军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汉奸”帽子和随处而过的鄙夷唾弃，令他压抑痛怀。

全国各大报章发表文字，痛斥张自忠的“卖国变节”，其中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张自忠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

对这一历史，张自忠将军的老上级冯玉祥在《痛悼张自忠将军》文中予以澄清，冯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浑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我无法判断张自忠将军被人指斥为汉奸时脸上涌动的颜色，那一定是隐忍到怒发冲冠和暗夜里的低沉咆哮，我想着张自忠将军的行迹，既激动，又悲抑。那抗战爆发的蹈历热情，是应该护持且要高歌的，但我们能随着那些民众指责张将军吗？我无法用孱弱的文字表述自己在酸咸苦楚之外的感受。

爱国的情怀和路途非是一种，张自忠选择了荆棘和丛莽。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别样层次上对民族的一种苦爱，是一种含泪的凄异与壮烈的美！

二

在西北军里，张自忠向以带兵严格、部下骁勇而著称，西北军里流行的顺口溜儿：“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张自忠字蓁忱，“蓁”乃“萑草”之意，本为一种植物，看似柔弱，《诗经》里